

文武風雲榜

(四)

南天王陳濟棠的早年

(上)

●林華平

虞舜後裔家風素樸

陳濟棠字伯南，民國前廿二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，公元一八九〇年正月廿三日寅時，出生於廣東省防城縣一個頗為殷實的農民家庭。陸軍小學及廣州陸軍速成學校畢業。歷任排、連、營、團、旅、師、軍長總指揮、總司令、軍事委員會委員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、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、兩廣宣慰使政治委員、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、國民政府農林部長、海南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等職，任官陸軍一級上將，總統府資政。

防城位於廣東省的西南部，在欽縣之南，其地方有防城營，因為名。明代置防城鎮，清代升格為縣，屬於欽州。該縣接近雷州半島和瓊州海峽，西隅和安南接壤，政府在那裡設有邊防要塞，維護國家安全。

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年），我國為保護藩屬安南，和法國發生戰爭，清廷派兵支援，部份駐防防城。法國後來增兵攻諒山

，並以海軍攻台灣，但為馮子材、劉銘傳擊敗。然而昏庸的清廷竟於光緒十一年與法國訂立和約，承認法為安南保護國，喪失了宗主權。這一件可悲的歷史，對陳濟棠後來從軍報國，有重大的影響。

陳將軍的先世，本為虞舜的後裔，始自胡公，望出河南，郡名潁州。惟以亂世播遷，遠祖已難稽考。直至宋代以後，才有族譜記載。他的遠祖朝奉公，做過宋朝的電州刺史。因來自浙江天台，所以當時是浙江省天台縣人。

朝奉公到任後，為國宣勞，不遺餘力，治績斐然。後以積勞成疾，病逝任所。在那個時候，宋祚告終，鼎移元室。朝奉公的七個兒子，懷於君臣大義，深痛國家淪亡，更以烽煙漫野，山川阻隔，既不能扶父柩歸葬故里，又恥於赧顏事胡，遂棄簪纓祿位，擇居廣西省博白縣。他們在那裡開疆闢土，從事耕作，賴各人勤奮，乃能安居樂業。

朝奉公的遺體，後來葬於山明水秀的六

陽嶺，族人稱為六陽祖，子孫蕃衍。傳至應公，族人奉為始祖，實則他是朝奉公的孫子。

應公的十世孫炳傳公，由博白遷至廣東的欽州，也就是後來的防城縣。如今防城河洲上峒大田村的陳族，即以炳傳公為開基祖。

炳傳公生四子，按次排名是埤祥、埤禮、埤信和埤儒。埤信公即為陳濟棠將軍的祖父。

埤信公生了五個兒子，名字是金芳、金益、金秀、金湘和金鴻。第二子金益公，便是陳將軍的父親。

金益公字謙受，天賦穎異，秉性純厚，豁達大度，謙衷忍讓，待人忠誠，樂善好施，深獲鄉黨稱頌。他雖未承繼祖產，但獲分十三石土地，親耕力鋤，尚足餬口。他胼手胝足，終歲勤勞。在稼穡之餘，並赴城垣，兼營商業。迨積資漸豐，遂創業興家，自置的田園，遍於防城五峒。他自奉儉約，絕不

浪費，雖非富豪，但可說是個富豪。

金益公元配為鄧氏，嗣又先後娶林氏和吳氏為繼室。鄧氏生子濟華、濟隆、濟嶽、濟恩、濟湘和濟棠；林氏生子濟集和濟南；吳氏則無所出。

金益公夫婦對兒女的教育，非常重視，所以多能成才。長子濟華，幼時出痘，毒落子腳，竟成殘廢，然他能勤奮力學，終成塾師，在鄉間任教達二十年。殘而不廢，且有積蓄，生活頗為優裕。濟湘、濟棠幼時就學，都是長兄為啟蒙師。

二子濟隆，佐父稼穡，兼操土木業。

三子濟嶽，也在鄉務農，隨父耕作。因體弱多病，年僅四十，即撒手西歸。

四子濟恩，為光緒甲辰年乙巳科邑庠生。

五子濟湘（維周）入過高等學堂，天資敏慧，又能勤修苦讀，乃能明通經書，鑽研老莊哲學，懂得修齊治平之道。他做過防城、開封等縣縣長，廣東省鹽務局長等職，官至簡任一級。

六子濟棠為陸軍一級上將，做過師長、軍長和總司令，第八路軍總指揮。也做過農林部長、國府委員、總統府資政和海南特區行政長官，最為顯赫。

七子濟集，年幼多病，三十餘歲便告長逝。

八子濟南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，返國後，從戎報國，歷任連營團旅長和師長等職，

官至少將。

金益公有這麼多的優秀孩子，殊屬難得。但他衣食簡樸，純屬農夫本色。由於他尚奢華，親友每以「不懂得享仔福」見譏，他也僅一笑而已！他活了七十六歲，死時，濟湘正出任開封，濟棠則督師前線，都未克奔喪，真是人生一大憾事！

聰穎早慧勤修苦讀

陳濟棠將軍的生母鄧氏，早在光緒元年，即乙亥年二月二十日，便壽終於望輿村故居。彌留時，她還囑咐金益公說：「濟恩、濟湘和濟棠三子，讀書聰明，必須善加培育，以博取功名，光耀門楣，則吾在九泉，亦甘心瞑目矣。」可惜當時那幾個孩子俱在稚齡，朦朧無知。迨彼等顯赫，她已不及見了。

陳將軍是鄧氏所生的最小兒子，母親死時，他才只有八歲，驟失母愛，自然十分痛苦。父親為免他悲傷過度，特囑他休學一年，以散心情。可是他在那一年間，仍念母不已。他常於每日下午三、四時後，即到大門前席地而坐，盼望母親魂兮歸來！親友看見，常加撫慰，仍無法減其哀思，足見其天性至為純孝。

後來他隨父遷居羅浮峒茅坡村高營社，才不致觸景生情。但他對母親仍念念不忘，每逢母親生辰或忌辰，必素食以誌哀思；並常以未報母恩，引為最大憾事！他後來得志

後，提倡讀經，尤特重孝經，也許亦由於此。

陳將軍幼時非常穎異，兄長教他讀書認字，常過目不忘。六歲入學，隨四叔金相公就讀，進步神速。

那時，中法為越南問題，正式發生戰爭。他從兄叔的講述中，知道越南（即安南）原為我國藩屬，被法國侵略，清廷派馮子材率兵援救。廣西提督蘇元春官保，也奉命率兵入越，歸馮子材指揮。蘇的部隊，恰駐紮在茅坡村高營社附近。尚在童年時期的陳將軍，從未見過那麼多的清兵。因為軍容鼎盛，他一時好奇，便走入軍營，想問問打仗的情形。但為衛兵攔阻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乃放聲大哭。蘇官保是時在營內濯足，聞孩童哭聲，竟破格召見，除簡告之和法軍打仗的情況外，還詢問他和父母的姓名，以及讀書的情況。他都一一作答，毫無懼色。蘇官保甚為讚賞，認為孺子可教，乃勗勉他用功讀書，俾將來長大後，也像官保一樣，為國效命。蘇官保後來賞他銀元一枚，衛兵也給他豬肉一碗，他才高高興興的回家，把銀元和豬肉交給媽媽。鄉中父老和親友，聽到這個消息，都深感高興，並預料此子，將來必非池中物。

陳將軍也許是受了蘇官保的感化，在幼年時期，便喜歡和村童做打仗遊戲，他們以竹竿、木棍為兵器，互相戰鬥為樂，以番薯

芋頭或水果為糧餉。那一方贏了，也以這些食物為犒賞品。他在隊中，自為隊長，發號施令，紀律嚴明。賞罰公道，眾皆悅服。長輩甚為激賞，都認為他天分很高，若能善為培育，將來定成大器。

陳將軍讀書勤奮，比其他孩童較有心得。他十二歲時，大哥偶有事外出，便由他代管，並教導同學，儼然像「小先生」。他的書法很好，常寫字格出賣，每張三文銅錢。

他由十四歲開始讀經，十六歲，應考「義課會」（該會乃鄉間父老為獎勵青年讀書而設），獲第三名，才名大噪。

十七歲，隨胞兄維周入防城兩等小學攻讀，一年後，轉入欽縣警察講習所學警政，六個月畢業後，再同赴廣州，考入陸軍小學。民國前六年春，由鄧仲元（鏗）老師介紹，和同學鄧演達等，秘密加入同盟會，參加革命運動。前一年，廣東光復，翌年武昌起義，革命成功。廣東成立陸軍速成學校，陳將軍入校深造兩年，亦為他就學的最後階段。

國家柱石光耀門楣

陳濟棠將軍在事業上有重大成就，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很大，但也有些缺憾。

他的父母沒有受過高深教育，在學識上沒有什麼幫助。但他們對兒女管教很嚴，因此品格上很有裨益。不過生母早喪，依父生活也祇八、九年，外出就學後，就很少機

會接近了，所以受家教的時間還是很短。

他的幾位哥哥對他教導較多，但也有偏差，尤其是五哥濟湘常誤導，使他受累不少，更是事實，也是缺點。

金益公是滿清的「國子監」，這個頭銜是向清廷買來的，毋須經過考試。除藉以炫耀鄉黨外，別無用處。

我國自隋煬帝把晉朝的國子學和北齊的國子寺，改名為國子監後，唐代對它最為重視，設有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算學和書學，各學都設博士。但至清代取消國子監考試，從此便徒有其名。誰想得此虛銜，祇要打通官吏關節，並獻金若干，清廷便即頒發。

金益公為人忠厚，從不以此名銜傲人。但他對於兒女的教導卻不鬆懈。夫人鄧氏，系出名門，品格堅貞，溫良恭儉。嘗變賣糶查，助夫興業，鄰里深表讚佩。她對兒女管教有方，望子成龍心切。據說曾有一次，她問江湖術士，各子將來的成就如何？她先問濟華，術士說，乃田舍郎而已；繼問濟隆，則謂功名無份；再問濟嶽，也說無之。後詢濟恩，則謂其功名有望；再詢至濟湘，則說富貴雙全，吉慶後裔；迨問到濟棠，則為國家柱石，威震中外。

她聽了至為喜悅，認為三子都可光耀門楣，於是出資興學，建學校，聘良師，教育諸子和村童。只可惜諸子顯赫時，她已壽終故里（年僅五十一）竟不及分享榮耀了！

陳將軍的大哥、四哥和五哥，對他影響最大。大哥和四哥是他的老師，他能了解中外情況，是他們講述的。

四哥天資最好，曾入大館，研經史，背八股。應縣州考試皆入泮；應考光緒乙巳科，名列第七，為邑庠生。惜因參加龍舟競渡，舟翻遇難，年僅四十一。

五哥濟湘，頗有才華，且通文墨，人亦精敏。可是他迷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，受江湖術士蠱惑，且常導弟於歧途。當伯公權勢顛峯時期，他竟買下洪秀全的祖塋，要改葬乃母，認為可出「真命天子」。不久他到南京會晤蔣中正委員長，暗中為之「看相」，斷定蔣委員長雖過二十五年這一關，其後果應在「西安事變」上。他又約了術士翁半玄替他卜卦，卦中有「機不可失」字樣，更相信會應在蔣委員長身上，遂聳恿乃弟，與廣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，組織兩廣聯軍北上抗日，以為將有「奇蹟」出現。誰知中央不諒，竟使乃弟經過一、二十年奠定的基業毀於一旦。

濟湘的情況，都是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的。

不過，陳伯公遭受挫折，原因非常複雜，如果把責任全推在濟湘一個人的身上，似乎不大公平。像李、白本身既和陳伯公合組聯軍，便難脫責任。濟湘雖然承認，對乃弟輔導無方，悔不能補偏救弊，助其事業成功。他曾為文自責，寫「省己克念書」。吐露

了許多悔不當初之意。

他說，「孟子曰：『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』，又曰，『天作孽，猶可道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』。三復斯言，自省吾身，烏得不警惕猛省而自悔自勵自強耶？回憶半生罪惡多矣！性習輕躁，心復偏急，胸襟窄，少容量，好讖人長短，爭是非。人有拂逆者，則怨尤責怒，高聲厲色，以耗其氣也。一事之來，一物之接，措置未善，籌劃未成，則心慌意亂，以損其神也。滿腔幻想，逐物勞形，雜念百端，困心衡慮，以傷其精也。夫人賴精神氣三寶以生存，而今三寶俱傷，自取夭亡之禍，何其愚也！求生以來，心為形役，夜不安眠，日不安坐，以致精神不健，氣力不足者，皆自招之也。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，吾當憬然悟矣。」

但錯已鑄成，後悔莫及，然他能自省，並警來茲，仍不失為善心人也。

何況他還自責的說：「余生平有欲速性，少忍耐心；有創造性，無堅恒心，此人生修養者之一病也。」因此他決定「改過進德……勇往直前，窒慾懲忿，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昔者放任悠悠，今者兢兢惕惕，發憤自新，斷然不使光陰虛度。刷除惡習，皎然無為汙俗沾染；陶鑄急迫粗鄙之性情，養成春風和靄之氣度，擴充德性，內外交融，心超物外，樂在其中。時懷萬緣孽障之可畏，遂覺色相皆空之可貴。……」

可惜他的覺悟太遲，時過勢易，不會重現。他後來只好徙居香港，與兒孫共度晚年。筆者在銅鑼灣樂聲戲院見他老人家，他還請我和樹桓先生看電影哩！

為挽狂瀾棄文習武

陳濟棠生於清代末葉，朝政腐敗。由於慈禧太后垂簾聽政，縱情逸樂，浪用海軍經費，興建頤和園。戊戌政變時，幽禁光緒帝於瀛台，誅殺六君子。她寵任宦官，聽信白蓮教支派的義和團，讓他們橫行京津，焚教堂、殺教士、拆鐵路、毀電線、拆洋式建築物。後更進攻外國使館，誅殺使臣，乃招來八國聯軍入侵。使我國外患頻仍，人心瓦解，國本動搖，險為列強瓜分。這是我國最黑暗時期。

自秦、漢以來，即為我國藩屬的越南，位於亞洲印度支那半島東部，面積達二十五萬六千方哩，地勢三面臨海，北部較高，氣候炎熱，農產豐富。首邑河內（現改為胡志明市），唐置安南都護府於此，是為安南得名的由來。

清光緒十二年（公元一八八五年），安南為法國所吞併。它被分成兩部，東京交趾支那，被劃為法國的殖民地；安南、老撾（即寮國）和柬埔寨（即高棉），則作為法國的保護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才獨立而成為越南共和國。

清廷在十九世紀之前，閉關自守，妄自

尊大，朝政不求興革，拒與外國交往，國勢乃日越荏弱。

反觀西歐國家，到了十九世紀，都已近代化，我們的民族卻遠落於別人之後，難怪會遭遇空前的危難。

我國的學者蔣廷黻先生說得好，「我國的文化到了十九世紀，仍滯留於中古。第一，我們的科學不及人。人與人的競爭，最足以決定勝負的，莫過於知識的高低。科學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，好像汽車與洋車（黃包車）的比賽。在嘉慶、道光年間，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，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裡作八股文，講陰陽五行。第二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開始，用機械生財打仗，而我們的工業、農業、運輸、軍事，仍保存唐宋以前的模樣。第三，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，很像我們戰國時代。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，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，深刻的民族觀念。我們則死守著家族和家鄉觀念。所以在十九世紀初，西洋的國家雖小，然種族團結有如鐵石之固；我們的國家雖大，然人民如像一盤散沙，毫無力量。因此我們在競爭中必然慘敗，那是一定的。」（見蔣著「中國近代史大綱」總論）。

陳濟棠出生時，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四十八年，太平天國軍隊攻陷金陵的三十七年。這時，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去，它和英美德等國，都建立起資本主義國家。英國首先完成工業革命後，便開始轉化為帝國主義

者。接著歐美各國，在發展工商業後，都以炮艦和商品做武器，從事對世界上的落後和弱小的民族侵略，展開屠殺、掠奪和建立殖民地統治。當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目標指向東方的時候，中國正在滿清專制的統治下，人民都被矇閉在鼓裡。自王公大臣以下，還以狂妄自大的愚昧思想，自傲自大。在生產落後、科技落後，以及戰備廢弛下，閉關自守，只有簽訂不平等條約，割地、賠款、喪權和辱國的份，再也無力抵抗。

帝國主義知道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原料市場、勞工和消費市場；又是一隻紙老虎，而不是亞東的雄獅。於是乃把握機會，你爭我奪，在我國劃分勢力範圍。它們又藉著不平等條約的掩護，把我國的海關、商港、交通、礦山和銀行等全部控制，榨取超額的利益；更把租界視為佔領區，剝削人民的權益，簡直視我們為一塊大肥肉，爭著宰割。此外它們還擁有領事裁判權——治外法權，他們的僑民在我國為非作歹，不受我國法院審判，於是更無法無天了。

就在民不聊生的激發下，太平天國（洪楊）領導的革命運動，便自然的產生。

在這光三十年（公元一八五〇年）爆發的這項運動，歷時長達十餘年，戰亂延及十餘省。在官迫民反中，死亡了千餘萬人，受傷和失蹤的，更難以數計，這是我國歷史上前所少有的浩劫。

國家在萬分危殆中，昏聩的清廷，依舊執迷不悟。它在設法對付太平天國時，竟然發出「寧贈友邦，不予家奴」的荒謬言論，殊屬可惡至極！當時朝政腐敗，地方官吏更是狂行橫暴、賄賂公行。以致盜賊如毛、飢民遍野、人民窮困、幾達極點。有志之士結會黨，或倡革命，或主變法維新，以圖挽救。

而在那個時代，日本、土耳其與俄國，也和我國一樣，是個困窮落後的國家。但它們接受了近代文化後，乃轉弱為強，各帝國主義者都不敢再欺凌它們。

據蔣廷黻先生指出，「日本的原有土地，不過中國一省。原有的文化，幾全是隋唐以來自我國學去的。近四十餘年以來，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作一個開發的國家，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。

土耳其的命運，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。在十世紀初年，土耳其帝國的土庫，跨歐、亞、非三洲，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。卻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，別國的科學，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的長進，土耳其則祇知保守，因此土耳其遂受歐洲列強的宰割。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後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，認為非維新不可，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：土耳其的國王，如我國的滿清一樣，並無改革的誠意。第二、因為官場的腐敗，創造新事業的經費，都被官僚侵吞了，浪費了，國家沒有受到

新事變的益處，人民卻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，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窮。關於這一點，土耳其的近代史，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。第三，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，以致有一個人倡維新，就有十個人反對。總而言之，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，是三心兩意的，不徹底的，無整個計劃的。其結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敗，國家幾乎被滅亡。

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，便一致團結起來，擁護民族領袖基瑪爾（一譯凱末爾），於是始得復興。基瑪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，不知有他。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，知道要救國，便非徹底接受近代文化不可。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，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。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，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，能費在實學的必致減少。現在土耳其立國基礎總算打穩了。

至於俄國的復興，蔣廷黻先生也指出：「俄國在十五世紀、十六世紀、十七世紀也是個落後的國家，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台上，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。可是十七世紀末年，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，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，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，變名改姓，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，學鍊鋼。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，幫助他維新，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，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。但他不顧一切，奮鬥到底，甚至遷都到偏僻海濱的尼瓦河旁。因為

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。俄國近代化的基礎，是大彼得建立的，他是俄羅斯民族的大英雄之一，所以俄人都推崇他。」

陳濟棠在這種時代背景中誕生，又受了孫文掀起的革命思潮影響，於十七歲時（民國前五年）便決定棄文習武，以挽救國家危亡。

桎梏環境脫穎而出

由於他常接近鄧仲元（鏗）、胡漢民、鄒魯等革命元老，後來更直接接近孫文，乃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，和救國救民的偉大思想。他天份很高，足智多謀，勇敢善戰，作戰時如生龍活虎，攻無不克，遂深為長官所器重，也受元老們的賞識。

中華民國肇建以後，我國的局勢，初期還不穩定，軍閥割據各省，全國沒法統一；而且萑苻遍野，為患鄉曲，人民依然無法安居樂業。

其後，袁世凱妄自稱帝，張勳擁溥儀復辟，更使國家動盪不安，並引起倭寇的覬覦，陰謀侵略我國。

追帝制之禍救平，而各地軍閥又起。吳佩孚、孫傳芳、張宗昌等軍閥，更控制了華北與東南各省。孫文曾出師北伐，但未成功。後為謀求國家早日統一，力疾北上，與段祺瑞商討國是，不幸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。

聖文 文庫 拾 夢 抒 懷

隆重李 潔 著

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孫文去世後，吳佩孚揮軍南下，企圖奪取革命基地。孫傳芳的所部，也在江、浙、閩、皖、贛五省蠢動。閻錫山、馮玉祥和張作霖，則分踞華北、西北、東北，各自稱雄。

蔣介石將軍乃遵照孫文遺訓，於民國十四年至十七年，兩次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經過數年的努力，終於先後擊潰各地軍閥，把國家統一起來。

可是內患甫除，外患又起，日本以帝國主義的野心，著著向我國進侵，初奪東北，繼侵平津，經由盧溝橋一役，引發八年抗戰。在這場空前戰禍中，我國領土大半淪陷，人民傷亡數億，財物損失更難數計。幸賴我全體軍民精誠團結，上下一心，堅決抵抗，復得友邦協助，終於擊敗倭寇，獲得最後勝利！

不過，抗戰勝利後，政府對復員，裁軍

等措施未盡適當；而未經訓政遽爾行憲，更造成黨內分裂，軍心離散。中國共產黨遂乘此時機，在蘇俄的支持下，到處竊發，寢且全面叛亂，奪取大陸政權，建立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我國政府在無法抗拒下，只有退守台、澎、金、馬，徐圖復興。

歲月如梭，一眨眼間已經四十餘年，迄今山河未復，國人仍在田園湮滅及家人離散中過著難民式的生活。這種不堪回首的變幻，怎不使壯士悲歌，英雄泣血呢？

陳濟棠就在這種時代背景中奮鬥，他生長於農村，少年老成，雖予人「土頭土腦」之譏，但他宅心仁厚，鋒鋸內斂，待人誠摯，沒有驕橫之氣，這正是他受人敬重的地方。

他在非常桎梏的環境中，仍能脫穎而出，平步青雲，一飛冲天，一鳴驚人，建立不世之功，實屬至為難得。（未完待續）